

大海苍茫(外二首)

山东·紫藤晴儿

大海的激流在暮色中循环
白色的浪头将时光碎落成另一滴水
过去或远去的都茫茫一片

一个人向着大海望去,不需要退却脚步
但一定会静止于大它的澎湃之中
还原什么
都将被取代为空无的一片

一些浪渲染了另一些浪
倒退于大海的镜片又似乎可以让一切失而复得

大海依旧汹涌
轰鸣着的时间
我不想暴露出的悲伤,随着夜色也一片漆黑
连同大海成为夜色的部分

一只秋天的七星瓢虫

不知道它从哪里来,高铁之上
秋天的原野
我有陌生的地名
被苍茫渲染的时空它是唯一的
靠近我的翅膀
它先是轻轻打开翅膀又合上落在我的胳膊上
金色的语言它拥紧了沉默
轻轻地跑动,它在向我亲近,还是向我逃离
我怕它很快从衣服上消失,传递给我的像孤独的深井
赶紧想捉住它,它便一动不动让时间停止

秋天那一刻在它的翅膀和星空之间
无声无息
即便高铁向前,我也会觉得秋天都被它统统收留
或者和它站在一起,美如静止
我有被它隔绝或者征服的爱
物欲横流的世界我才发现
它可以越过太多:
比如喧嚣
比如辛劳
比如得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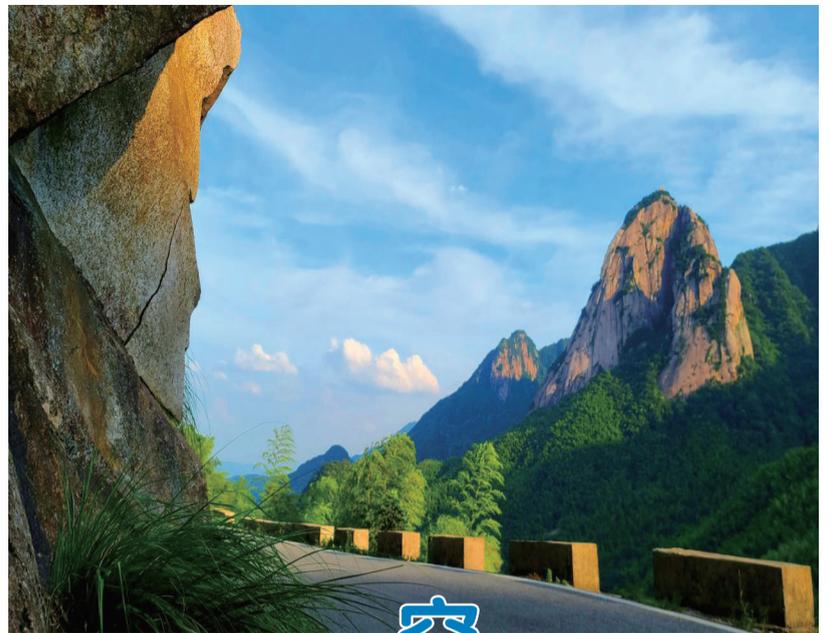
古船

它开了多远,就会返了回来呢?
似乎它一直在它的航线中,停下来只有时间
只是时间从不会停止
它从洼狸镇出发,马达声激荡着光阴
你会觉得它是唯一的声势在流水之上
你又会觉得它也在冒险
浪花吞咽着现实的悲欢,它携带小镇的一切
并搬运着一切
一个洼狸镇有多大,世界就会有多大
一个洼狸镇有多大,宇宙也会有多大
跟着一条古船走了多远,你就会流泪了呢?

为那些爱,也为那些恨
也为那些像风一样迎来的事物
风暴和飓风
微风和轻风
都被一艘古船承载着

只是你一定会没有准备好的辽阔来接纳它
和它的所有
像给它大海的无际来匹配于它
顺应于它
我缩小在自我的意识当中,跟着它,去跟上时间
跟着它,去探求着未知

作者简介:紫藤晴儿,本名张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四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作品发表于《诗刊》《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草堂》《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潮》《绿风诗刊》《山东文学》《作品》《江南诗》《上海文学》《延河》《滇池》等文学期刊。出版诗集《返回镜中》《大风劲吹》。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和省级以上文学大赛奖多次。



空

安徽·印刚 摄

傍晚

吉林·良木

它是一棵车位旁的树
在白日子里
被蹭破了大片的表皮
她是一个刚刚离异的人
现在靠在一起

立秋后的傍晚
还继续着白日里的热
她们一起纳凉

一起仰视天空
遥望若隐若现的星辰

在黑暗中
她们彼此静默
此刻的她们
正借着对方的肩膀
自愈着各自的伤

山里红

湖南·吴思章

还是那年的霜风
让你的红纱巾默默摆动
后悔当初没系在心上
却系给了一树一树的山里红

山里红可以酿酒
酒香十里八村
使醉过的后生
醒来后已不再年轻

当牧歌唤起记忆
一切都已成往事
唯有那红红的枝头
倾诉着红红的相思

啊,红红的山里红啊
红红的一个梦
不改的是真情
不老的是初衷

独自练习着对生活的热爱

——读陈巨飞的诗歌

安徽·祝宝玉

出生于1982年的陈巨飞,至2022年,恰值“不惑”。不惑,不是无惑,它不是指一个人什么都知道了,而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清醒认知,对生命的醍醐领悟,对命运的重新评议。值于不惑之年的陈巨飞,用他的诗歌论证了“人生即悲剧”乃是一个伪命题,他还是那么热爱着生活,并在诗歌中予以深情地呼吁。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给人生的定义,亦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人生并非悲剧,而是懊恼,这才是人生中的基本感情。人生之晨是工作,人生之午是评议,人生之夜是祷告。”步入不惑之庚年,往往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总结,继而评价,这一评价并非针对他人与社会,而是针对主体的自我。从陈巨飞的诗歌中,我们可以读出他在自我跃空后的俯瞰。

在《清晨颂》一诗中,陈巨飞写道:“在蔬菜进城的路上/我遇见一截萝卜、一粒豌豆/一颗遗落的花生/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胜过一切空谈。”“空谈”的定义是什么?我理解为那些脱离生活实际的议论。高蹈入虚幻,而远离真切的尘世,这样的诗人往往是弃离生命的。然而,陈巨飞不是,他直截了当地陈述了自己对生活的认知,“对生活的热爱胜过一切空谈”,热爱生活,即热爱“一截萝卜、一粒豌豆、一颗花生”,热爱尘埃中每一种微小的事物,这种热爱最终与生活互溶,呈现出最真切的爱之澄澈。于清晨开始,工作的节奏启动,历经少年和青年,陈巨飞已然明晓何为“热爱”的真谛。

难道陈巨飞还没有透彻认识生活的实质吗?不,他认识到了,《空城》一诗中,他写道:“他曾捕捉一只鸟,白头翁/一生的白头也是空的/他的香烟,香烟里的回忆是空的/他住在哪里,哪里

就是空城/一城的风雨,是空的。”城市是空的,延伸之意,人世亦是空的,是空虚,而不是空洞。空虚不代表毫无一物,恰恰相反,那是充实的存在。情感因空虚的存在而悸动。在陈巨飞的分行李里,我们能感知到他的克制,冷静,压抑,沉稳,巨大的生命之虚无汹涌于生活的前方,无力感、无奈感何其强烈啊。诗歌理论家陈超指出:“它不是一般的虚无,而是类人的广义的巨大的虚无,诗人将这巨大的虚无引入自身,和仅仅表达自身的虚无,是两回事。前者是洞明,后者是哭诉。前者是朗照,后者是昏暗。接下来,我们可以讨论现代诗另一种‘变血为墨迹’的阵痛形式:与虚无对抗。”从个我狭隘的空虚中走出,进入人类共同的庞大的虚无之境,洞明之,观照之,抗衡之,包容之,这才是一个诗人应行之。陈巨飞是这样做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陈巨飞是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在陈巨飞身上有着一股天生的乐观、坚毅、真诚之品格,这些不单单成就了他的诗歌,也成就了他的生活。

陈巨飞的诗观是:“把湖水磨成时间的镜子,将镜子赠给语言的群山。”陈巨飞一语中的,指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我认为,从陈巨飞的诗观上,已然看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刻领悟。“我们在陈巨飞的诗里才会读到那么真

实的生存图景,读到这些图景中鲜活而令人感动的生命,读到诗人对这些生命深刻而细微的省察,读到陈巨飞与这一切的对话与沟通、接纳与融入,读到诗人审美的观照与诗意的表达,同时,我们读到这样的审美观照与诗意表达中所蕴含的对生命对人间无限的爱意与期盼。”诗评家刘斌对陈巨飞诗歌的总结,把我们洞察的窗页打开,即能清晰地显影陈巨飞在语言与生命双向架构的实践之路。

陈巨飞有一组写父亲的诗歌,我印象颇深。其中有《春天》《父亲》《匡冲》《新坟》等,在这些诗歌中,我深切地读到了陈巨飞内心的真诚。特别是其中的名作《匡冲》,最能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你要去匡冲吗?/今晚,你骑着月光即可抵达/山脚下,穷人的屋顶白茫茫一片/你跪在父亲的坟前,像一座漆黑的墓碑/没有悔恨的泪水/也没有骄傲的墓志铭。”真正的悲痛是沉默的,真正的依恋是折返的。“回匡冲吗?!”这句话俨然成为了陈巨飞诗歌创作的一大主题,是反问,也是设问;是陈述,也是感叹。而这一切,陈巨飞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案。他在《从母亲开始的写作》一文中写寻母亲的过程,这些写道:“待到家时,我看见一副锁挂在门上,田野还是那么安静。估计母亲是在后山摘茶,于是我站在稻场边,双手围住嘴

巴,对着后山使劲喊了一声:妈——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我怀疑后山的每棵茶树都听得清清楚楚。几只白鹭也被惊起,它们在山间盘旋,是不是在帮我寻找母亲?整个山谷回荡着我呼唤母亲的声音。”从这一行文中,作为读者,我们似乎能够找到答案。

对于陈巨飞的诗歌风格,我认为他是洗练的,澄明的,智性的。从他对父亲缅怀的诗句中,我们能悟到,他并未把消极、凄悲的情绪带入其中,视野的开阔令他的诗歌意境也变得开阔,写乡村,但不拘于乡村窄小的生活面,“难得的是,他对乡村世界的语言学再造,有一些独特的维度与截面。”(陈先发)在陈巨飞的诗歌中,意象不是单纯的意象,而是情感、智性、景象(事物)的结合,诗句在集中、含蓄、暗示等作用显现的同时,也唤醒了景象(事物)自身的心理能量,这种诗意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面对再大的困厄和险境,都必须迎接,对抗,拥抱,而不能有丝毫侥幸、躲避的心理,更不能希冀有谁来与你共担。与生活的战斗,诗人们没有战友。那是一个人的战场。在《一人书》一诗中,陈巨飞写下这样的诗句:“他记起曾经的国度/缺一位英雄。”也许,在这里“英雄”的所指不是一个形象高耸、战功卓绝的英雄,而是匡冲的一个平凡的朴素的父亲,他是一个农民,他有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诗歌的儿子。

作者简介:祝宝玉,男,1986年生,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诗选刊》《安徽文学》《骏马》《星星》《作品》《扬子江》《青春》《散文诗》等期刊。